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孙承斌 著

菊香馆与姐妹花



I 247.4
222

中国工人出版社

药店馆与姐妹花

● 孙承斌著

(京)新登字 145 号

书 名: 药店信与姐妹花

著 者: 孙承斌
出 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排 版: 北京印刷二厂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87 千
版 次: 1993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3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7-5008-1339-2/I·323
定 价: 7.90 元

内 容 介 绍

小说以浙江、上海、西安三地的特定时期为背景，塑造了陈平、戴圆圆等一群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光辉形象。花魁女循入空门，不甘沉落；游子远涉重洋，历尽艰辛，到头来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还有舍生取义的方妈妈，一往情深的都市女郎，刚正不阿的高县长，回头是岸的女司令，都有鲜明的个性。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有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老谋深算的官场角逐，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催人泪下的生离死别，是一部富有戏剧性、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

目 录

第 一 回	倔少年冒雪告状	齐存理仗义济困	1
第 二 回	溢柿镇陈平谋生	福康斋建业解危	8
第 三 回	选美女方方夺魁	图官爵一村献计	16
第 四 回	花魁女一进庵堂	洪晓勤夤夜报信	24
第 五 回	闹花烛新郎被擒	献殷勤纨绔设谋	30
第 六 回	戴青山山穷水尽	方学川联名上书	38
第 七 回	杨方雄求脱身术	高济亮中美入计	46
第 八 回	齐名山摆“鸿门宴”	高云明赴“欢迎会”	54
第 九 回	杜一村喜庆高升	方学川为民请命	65
第 十 回	怀惻隐陈平赠银	释嫌疑建业露底	73
第 十 一 回	林杰智取保警队	陈平击毙田家恩	81
第 十 二 回	陈璧泉卖友理屈	曹大姑斥敌辞严	89
第 十 三 回	福康斋绅仕议政	护春楼侄婢调情	98
第 十 四 回	杜一村放线钓鱼	石银锁将计就计	108
第 十 五 回	叶显旦陈述医德	林大锋巧妙脱险	116
第 十 六 回	戴方方触景伤情	杜一村抓丁逞凶	124
第 十 七 回	杨花施威欺弱女	花魁忍辱报知音	132
第 十 八 回	戴圆圆暗怀大计	张大嫂明诉隐情	140
第 十 九 回	林大锋兵袭杜岙	杜一村惊走天柱	150
第 二 十 回	花魁女二进庵堂	红衣姑三脱险关	162
第 二 十 一 回	传捷报军营欢腾	归庵堂师太励志	171

第二十二回	杜一村危中思危	刑珠琴杯里用计	178
第二十三回	发宏论南北分治	施奸计借花献佛	189
第二十四回	护春楼圆圆偷枪	白云庵杨花醉酒	197
第二十五回	之龙拥众走黄龙	建业单枪追敌酋	204
第二十六回	陈平隔壁听密话	建业后堂嘱遗事	211
第二十七回	石银锁巧计诱敌	林大铎夤夜进兵	220
第二十八回	炸哨楼陈平逞勇	报姐仇圆圆遂愿	229
第二十九回	戴圆圆临别赠言	厉小明孤身抵敌	239
第三十回	王建业坚壁清野	杜一村卷土重来	246
第三十一回	搬救兵巧遇大军	访故旧喜结新友	254
第三十二回	圆圆军中报匪情	旦旦房里话奇遇	263
第三十三回	师生谈心解疙瘩	姐弟叙情论姻缘	270
第三十四回	洪静波帷幄运筹	杜一村荒谷落网	278
第三十五回	林花受屈怨军医	陈平舍身救孤女	287
第三十六回	解迷津林杰启迪	顶月光陈平访友	298
第三十七回	守海疆英雄辈出	报平安朝鲜来书	305
第三十八回	戴墨竹三进庵堂	侯罗林计穷败绩	316
第三十九回	杜一春巧布奇兵	侯罗森孤身诱敌	325
第四十回	女司令山口登陆	林连长渡边狙击	335
第四十一回	梅婉贞喜认夫婿	王仙英巧逢姑爷	340
第四十二回	忆旧恩玉珍失态	诉劫难天雄坠泪	345
第四十三回	闻噩耗陈平丧胆	报深恩玉珍怀情	355
第四十四回	齐洁芬强行撮合	吴玉珍曲意逢迎	362
第四十五回	吴玉珍舰上论诗	齐洁芬寄语说雁	368
第四十六回	跑马厅异军突起	上海滩老兵新传	373
第四十七回	周悠莲忘情露密	吴玉珍痴心舍己	378

第四十八回	三年生命懦夫惧	万里西征战士情	383
第四十九回	坐地日行千里途	彷徨定下百年缘	390
第五十回	得新生玉珍喜庆	游华山陈平失神	397
第五十一回	戴圆圆计穷认兄	吴玉珍含情割爱	403
第五十二回	济福寺师太作画	八塔庵凌镜寻妻	411
第五十三回	重旧情师太还俗	脱苦海游子出家	416
第五十四回	建业把酒论沉浮	陈平闻变悟人生	421

第一回 倔少年冒雪告状 齐存理仗义济困

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天。

浙东一个山区县城，正下着大雪。文华中学的校园，银妆素裹，校舍更显得低矮、沉闷，一片索然。只有那株枝叶凋零的法国梧桐，却满树梨花，似乎还有一些生气。操场的围墙上，抗战时政治工作队涂写的“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的标语，还清晰地映在人们的眼帘里。

学生都在上课，校园里一片静谧。

楼上校长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位失神的少年。他穿一件与他瘦小身材极不相称的旧棉袄，背着书包，两脚刚跨出门槛，背后“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少年转过身来，朝那扇灰色的门狠狠地瞪了一眼，噘着小嘴，无精打采地走下楼来。

“陈平，你要走了么？”一位长脸型的青年教师迎面走过来问。

少年闻声收住了脚步，看了对方一眼，垂下头，轻轻地喊了声“李老师！”

李老师耸耸肩膀，用同情的眼光打量了陈平一番，安慰说：“开除你是没有道理的。我要再和杨校长说说。”

陈平愣着眼睛，嘴唇在嗫嚅，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他再深深一鞠躬，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开除，内心十分痛苦和不平。他只有十三岁，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这么沉重的打击。要是在家里，早就扑向母亲的怀里痛哭和诉说受委屈的情由了。但在学校里，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在流泪。他擦掉满眶晶莹的泪水，慢慢地走过一个个教室，不时向教室里瞥几眼，向同窗五年的同学告别。他走到礼堂，平时常在这里开会和唱歌，今天显得有些异样，“青天白日”几个大字在灰暗的天色里变得更惨淡，“礼义廉耻”也模糊不清，斑驳难认。

他走到校门口，那条从积雪里踏出来的路又被大雪盖住了。天空中，鹅毛般洁白的雪花在狂飞乱舞。他恋恋不舍地把母校细细地端详了一番，蓦地看见楼上校长办公室的窗门敞开着，里面传来杨方雄得意的狂笑，顿时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烈火。他随手在地上捏了一个雪团，狠狠地向窗口掷去。只听“吭当”一声，象是打破了茶杯之类，杨方雄大发雷霆。他飞快地奔出校门。

雪越下越大，他缩着身子钻到店前的屋檐下暂避片刻。

街上正有一群人大踏步地走过来。他认得县长高济亮也在其中，猛想起人们常称赞这位高县长能关心百姓疾苦、为民伸张正义，是位少见的好官，脑子里立即浮起一个念头：何不把杨方雄蛮不讲理的事向他告了，如能告准，也好出出这口恶气！霎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竟奔上去喊道：“高县长，我要告状！”

“滚开，滚开！”有几个穿长衫的人大声吆喝道：“这小家伙，胆大包天，大雪天竟来纠缠县长！”

陈平心里一震：原来所传的竟是假的？就凭这一阵吆喝，说明不是好官，谁敢来告状？他满怀希望顿时化为冰水，惶恐

地瞅了高济亮一眼，转身就走。

“回来！”高济亮把陈平上下打量一番，对众人说：“孩子不会说假话！他冒雪拦住我告状，定然有重大冤情，我们不可恐吓他！”随后和蔼地问陈平：“状告何人？可有状纸？”

“状纸？”陈平见高县长准他告状，后悔一时冒失，没将冤情写成状纸，怎么告状？旋见高县长笑容可掬，无半点责怪之意，胆子又大起来，诉说道：“我只有几句话，不需要写状纸！”

“只几句话？”高县长不禁笑了起来，“好，你说说看，是什么事？”有个穿大衣的人见高济亮这样态度，就上前说：“别怕，把你的冤屈情由说给高县长听。”并用伞遮住了陈平的身子。

“我原是文华小学学生。有个小同学被大同学欺侮，我帮助小同学。校长却蛮不讲理，说我欺凌弱小，把我开除出学校。”陈平说完，愣着眼睛等待答复。

“这么说，你做了一件好事，校长却说你做了错事，把你开除了？”高济亮又认真地询问了一番，说：“如果你说的话都是事实，我一定替你作主。”

“我讲的全是实情，没半句谎言，请高县长调查。”陈平深深地一鞠躬，转身走了。

凛冽的寒风从衣服缝里钻进来，冰凉的雪花掉在脸上。陈平打了一个寒栗，把衣服紧紧地一裹，加快步子。看到自己家门时，他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即使高县长帮助出了这口恶气，眼下如何向母亲交代呢？他在追忆这个苦难的家。听说原先家底较殷富，祖父靠酿酒为生。一天，有个姓王的来买酒，在提货时，因不小心，把满屋上千坛酒撞得粉碎。姓王的小本经营，怎赔得起？祖父叹息说：“我已不幸破产，怎忍心叫你也破产？去吧！”姓王的扑通跪下叩拜了几下而去。祖父痛惜时运

不济，一命呜呼。父亲在外读大学，是个热血青年，投奔抗日联军后，死在救国的疆场上。于是，这个家靠母亲替人捣米推磨挣钱过日子，她指望儿女小学毕业后就找个职业，也好分担家庭的担子。而现在……他想起家里已无米下锅。不如去借些米来，被开除之事暂时先不和母亲说。但是，茫茫人海，到那里去告借呢？俗话说：家贫断六亲。他饱尝过“向人告借难”的滋味。

他不知不觉地走到戴青山老师家里。

“呀，是陈平，没去上学？”患病在床的戴青山招呼陈平坐下，向椅子上一位陌生人介绍说：“他是我的门生，很聪明，成绩居全年级之首。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多次想退学。我觉得很可惜，方校长也很器重他，周济他继续读书……”

“方校长辞职了！”陈平闷闷地说。

“他辞职了，为什么？”戴青山感到很突然。他深知方学川的学识和为人，事业心很强，在教育界是个很受大家敬仰的人。

“杨方雄依仗权势，争夺校长职位。方校长据理力争，遭到杨方雄雇佣来的流氓的一顿毒打……”

“这是什么世道，竟如此蛮不讲理！”戴青山为方学川抱不平。

“我也被开除了！”陈平垂着眼皮。

“你被开除了？”戴青山十分惊讶。

“他们殴打方校长时，我向打手们掷过石块。”陈平沮丧地说，“杨方雄自知理亏，这条罪状没给我列上，只说我殴打同学，欺侮弱小……”

“你打了谁？”戴青山迷惑不解。孩子都年轻，打打闹闹是

常有的事，教育一番也就是了，何须这般严惩！

戴青山的小女儿戴圆圆走了进来，听父亲询问此事，当即代为解辩说：“杜继忠经常欺侮我，用雪团掷我，把我推倒在污泥地上。陈平哥打抱不平，劝说无效，打了他两拳。”

“杜继忠是谁家的孩子？”

“他爸爸叫杜一村，在县衙里做事。”戴圆圆眼里淌下泪珠，心里十分难受。陈平被学校开除，全是为了她呀！

戴青山恍然大悟。杨方雄依仗杜一村的势力夺得校长，如今杜一村的儿子被人教训了一顿，杨方雄岂有不报复之理？他瞧了瞧陈平，无可奈何地说：“被开除之事，料难挽回了。”

“我早就不想读书了。不过，无理被开除，我心里不服！”

“不服又有何用？这是个不讲理的世界么！”陌生人插了一句。

“我已经在高县长面前把杨方雄告了。”陈平脸上浮起一丝惨笑。

“向高县长告了？高县长会管你这事？”戴青山疑惑地摇摇头。

“他肯管。他说，如果我讲的全是实话，他一定替我作主！”

“高县长真的这么说，或许能做到。”戴青山向陌生人说：“我们这位高县长的脾气有些古怪，对老百姓没一点架子。老百姓上门去找他，他都很客气，说：‘到我家里来，就是我的客人，不分当官和平民。’听说他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因为不满‘四·一二’事变，竟然不惜丢掉自己的锦绣前程，声明退出国民党。他憎恨踩着别人血迹向上爬的政客，认为：‘做官就要凭真本事！’他参加1928年的高等文官考试，成绩优异，以县长资格任教育部秘书科长。后来在处理学生来京请愿这件事

上，与总长意见不合，又封印留笺，飘然辞职而去。这次来本县任县长，深受民众欢迎。”

“难得能有这么一位好县长，是全县人民的福气！”陌生人显然对高济亮也较了解。“不过，他爱民如子，不把权贵放在眼里，任人唯贤，不肯卖弄关节，这样的人未必有好报。历代忧国忧民的文官武将，有几个有好结果？海瑞死后，妻子流落南京，连返家的盘缠都没有。”

“论高济亮之才，屈居于此，也是不得意的表现。”戴青山又问陈平：“你向高县长告状，目的是要出口怨气，还是想继续读书？”

“书不想再读了，为出口气！”

戴青山暗暗盘算：年纪这么小，不读书又能做什么呢？闲在家里不是办法，出去乱闯要出事的。问道：“你对今后的生计有什么考虑吗？”不出他所料，陈平愣着眼睛摇头。

“你年纪还轻，应该继续读书。文华小学不能读，可以到赤城小学、城东小学去读！”戴青山感慨地对陌生人说：“他的家境也确实艰难，早就不想读书了。”

陌生人见戴青山面有难色，陈平神情落寞，随口问：“你愿意到中药店里当学徒吗？”

陈平把陌生人瞧了几眼，似乎对他所说的事不敢全信。戴青山则心里一亮，认为陈平眼前已有一条理想的路，连忙介绍说：“这位齐存理先生，在湓柿镇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人缘关系挺好，是位热心肠的人。”

“不过，当学徒非常辛苦。”齐存理瞧瞧陈平瘦小的身子，好象对自己刚才所说的话有些后悔。“在这个中药店当学徒，不但店里的活多，而且还要做许多家务事，譬如挑水，就十分

吃力……”

“齐先生，只要有饭吃，再苦也不怕。”陈平似乎下决心选择这条路。

“饭当然有得吃！”齐存理见陈平的回答很有趣，不禁笑了起来。“溢柿镇的福康斋药店要用一个学徒，托我介绍。你既然愿意去，我去谈谈看，估计会谈成的。”

“多谢齐先生！”陈平含笑起身告辞。戴青山又把他叫住，问道：“到溢柿镇去，还有什么困难？被褥是否有？”陈平呆了一下，腼腆地看了看齐存理，难为情地摇摇头。

戴青山向齐存理苦笑说：“实不相瞒，他家里生活困难，办床被褥并不容易。我与他父亲是北平孔教大学同窗，有八拜之交。他父亲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学业未成，不忍心山河破碎，投笔从戎，到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捐躯疆场。我有责任扶持他的遗属。只是久病在床，手头拮据……”

“难得是一位先烈后裔，应当尽力相助。”齐存理望了望呆立着的陈平，说：“我在溢柿镇尚有一副被褥空着，暂时用一下倒不妨。”

戴青山听了，高兴地说：“只要能暂时借用一下，就好办。近期内我一定替他办好，叫人送来。”

陈平十分感激。他浮想联翩，将要走的这条路究竟是什么路呢？

第二回 溢柿镇陈平谋生 福康斋建业解危

东方已露出乳白色的光亮，夜幕渐渐地隐去，群山从灰蒙蒙的浓雾中显现出来。天边，几颗淡淡的残星在眨眼。陆云姑吃罢早饭，收拾好陈平的行装，推醒熟睡着的女儿，吩咐说：“旦旦，妈妈与哥哥走了。你独个人在家，早晚当心门户。”见女儿睁开眼睛点头会意，才放心地与陈平离开家门。她心头沉重，要不是为了生计，怎忍心把十三岁的孩子送到他乡……

出了东门，绕城而围的松树栅栏大多被附近农民拔去。高高矗立着的条石砌成的碉堡，也不断被居民拆去作围墙猪舍而残缺不全了。唯独城墙完好地屹立着。

一切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成为历史，给人们留下的只有痛苦的记忆。

初春的风还带有几分寒意。天色渐渐明亮起来，能清晰地看到附近村舍的墙上的弹痕。乡间一片凄凉萧索，当屋顶上冒出缕缕炊烟时，才显出还有几分生气。战争留下的痕迹，不仅有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创伤，还有被国民党顽固派屠杀的抗日志士的垒垒荒冢。

“妈妈，让我背吧！”陈平见母亲额上冒出汗珠，连忙把行李夺去。

漫长的路。平路曲曲弯弯，山岭高入云霄。他们穿村过镇，

翻山越岭，行色匆匆。

“要争气，三年学徒，生活再苦也要熬住，否则别人要笑话的。”母亲一再叮咛。“被子戴老师已经给你借来，就暂用一下，妈想办法给你办一铺新的。当学徒这一床被是不能省的，你不可为这事不高兴。”

“妈妈，我有了吃饭地方，只担心你与妹妹如何过日子！”

“不必惦念家里，妈总有办法的。”

行至海游镇，已是夕阳西下，连忙寻个客栈安歇。次日一早又上路。直至红日当空，才看见溢柿镇。

这溢柿镇屋宇稠密。镇中宽阔的大街，两旁全是商店。上街头直通县城，下街头与海堤接连。因四周全是盛产鱼米的村庄，所以溢柿镇显得十分繁荣。这天正逢集市，人流如潮，一片喧哗，商店生意兴隆，街上到处都是卖鱼虾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县城。母子俩边走边看，只见一家朝南的有两间店面的药店，上端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福康斋”的横额。

“到了，就是这药店！”陈平说着，跟在母亲的身后，小心翼翼地踏进店门。

“是新来的学徒吧？”一个穿粗布长衫的高个子伙计把陆云姑母子俩打量了几眼，笑咪咪上前接过行李，说声“请坐”，忙去倒来两杯开水，又端来一盆洗脸水，十分热情。最后说：“杜先生等会儿就来！”

陈平紧挨母亲身旁坐下，好奇地注视着这新地方，但见三个伙计，每人手里拿着一杆小秤，秤杆象筷子一般，忙忙碌碌地往返秤药。有的药倒进柜台上的小石皿里捣碎，有的药则倒进铜制的川贝筒里捣一阵，捣好后还要把盖子在筒口边敲几下，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显出一派繁忙兴旺景象。柜台上

许多配好的药，包药纸上都印有“福康斋 不二价”六个大红字。靠墙壁一字儿排着三只药橱，涂着亮晶晶的红漆。药橱上端分三格，第一格放着一排白底蓝花瓷瓶，第二排是精巧的锃瓶，第三排则是小铁罐。药橱下端有数不清的抽屉。从踏进药店，就闻到一种夹杂一股异样清香的气味。

一阵楼梯响声过后，走来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高个子伙计连忙迎上，指着陈平母子向老头子介绍说：“杜先生，这位是新来的学徒，那位是他母亲。”

陆云姑和陈平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这位叫杜先生的老头子，猜想他就是这药店的老板了，于是，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先生！”

“唔，坐下！”老头子双手一摆，他自己在太师椅上坐下。

“先生，我是送他来的。”陆云姑仍然恭敬地站着，把儿子推到老头子跟前。

陈平拘谨地站着，偷偷地打量着这位将主宰他命运的新主人，只见他胡须花白，一副老态龙钟。

老头子懒洋洋地审视了陈平一番，皱皱眉头问：“几岁啦？”

“十三岁！”

“这么瘦，有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陆云姑连忙解释。“虽然瘦一些，力气还是有的。”

“既然这么远路来了，就留下试试吧！”老头子眯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当学徒第一要勤，不得偷懒；第二要手脚稳。”

“请先生放心，他在家一日做到晚，能吃苦；心地正，绝对不会偷店里东西的。”